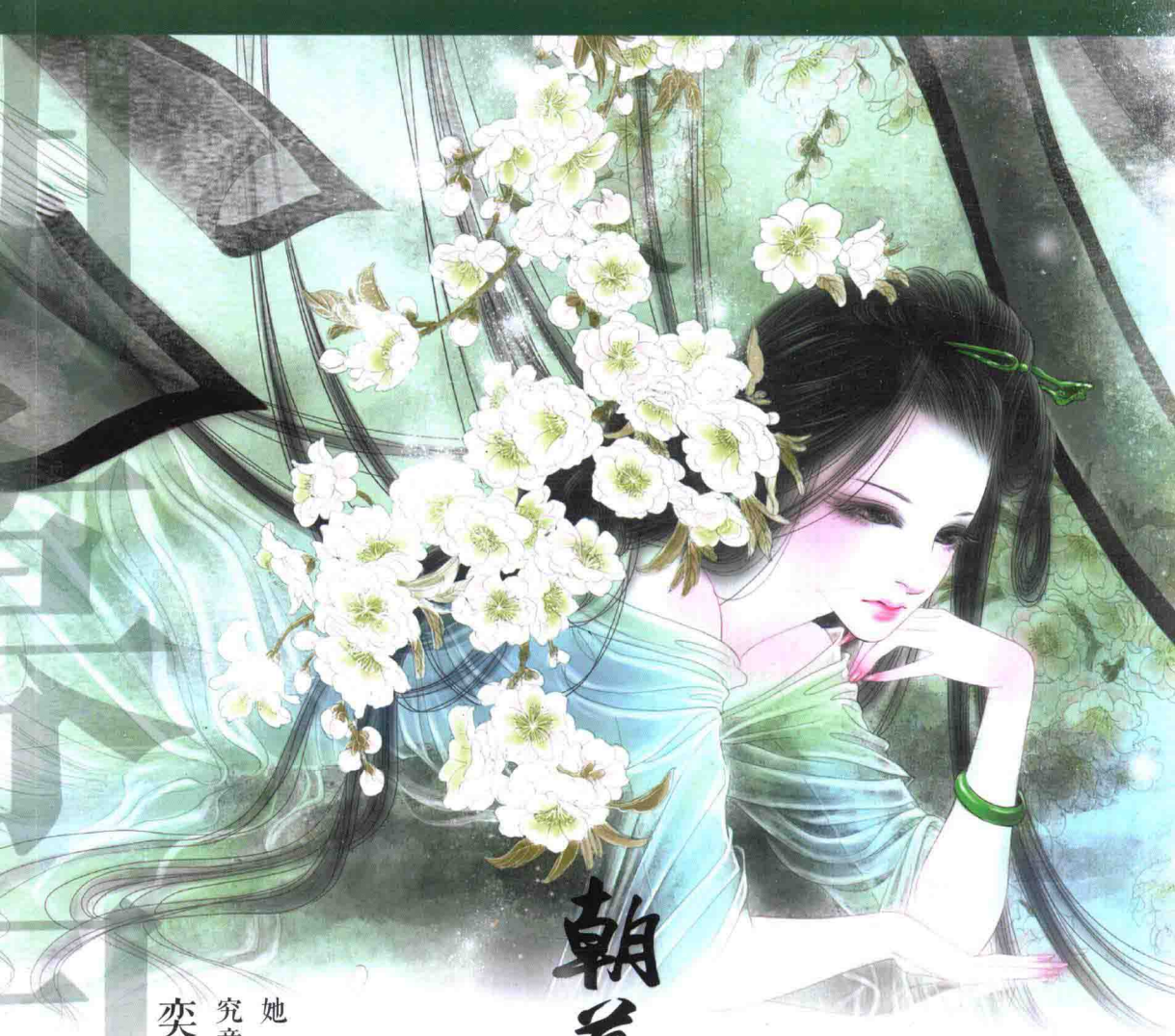




朝暮词

ZHAOMUCI

她一生听过的这许多承诺，
究竟哪一个能免于流离和失望，
一生不老？

奕浅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朝 暮 词

奕
浅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暮词 / 奕浅著. --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24-2365-7

I. ①朝… II. ①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230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朝暮词

奕 浅 著

策划编辑 吕晶晶

责任编辑 张 凌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读者信箱: ibook@buaacm.com.cn 邮购电话:(010)82316936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710×1 000 1/16 印张:17.25 字数:358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24-2365-7 定价:32.00 元

若本书有倒页、脱页、缺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2317024

前言

因为当初一首重新填词的歌曲而萌发了想写一个关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故事，又经历了细化和修正，从而诞生了如今的《朝暮词》。

这本该是个关于初恋的故事，但我把它拆解成了“美好单纯的陪伴”和“深沉专注的占有”两个部分，也就是对青芜而言重要的两个人——哥哥承渊和丈夫顾庭书，他们共同组成了青芜前半生的爱和恨。

作为一段萝莉成长史，这个故事毫无疑问地成了青芜成长轨迹的记录，它有爱情，夹杂在国仇家恨之间，也有亲情，成为对爱情强大的冲击，还有始终作为青芜坚强后盾的友情，支撑着她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波澜起伏。

故事写到后来，所有的重心都转移到青芜在人生关口一次又一次的抉择。大约是本身性格的关系，我希望青芜的生命中不仅有爱情，因为最终可以让我们面对一切生活苦难的，都应该是强大的自身，所以青芜在不断地成长，我也跟着这个故事在变成熟。

有人和我说，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那简直就是杀出来的一匹黑马。我愿爱情真诚纯粹，但很多时候那不是唯一。这不是对青芜和顾庭书之间感情的批判，而是在说面对爱情的时候，我们依旧需要冷静和衡量，弄清楚自己心之所向；而当物是人非的时候，更需要从过往的记忆中走出来，毕竟生活是向前的，我们都要向前看。

这本书的面市对我而言别有意义，在此感谢一直鼓励我的小伙伴们：许赟姣、周芳菲、周海天、庄丹英、杨筱熹、梁雁、章晓青、潘莹，也希望有更多人喜欢这个故事，喜欢这本书。

但愿我们都是生活中的“傻白甜”，最终得遇和自己两情相悦的“高富帅”，从此免于流离奔波，承诺不老，一约白头。

奕 浅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5
第五章	23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2
第九章	46
第十章	52
第十一章	57
第十二章	63
第十三章	69
第十四章	75
第十五章	80



第十六章	87
第十七章	93
第十八章	98
第十九章	104
第二十章	109
第二十一章	115
第二十二章	121
第二十三章	127
第二十四章	134
第二十五章	142
第二十六章	148
第二十七章	153
第二十八章	161
第二十九章	168
第三十章	174
第三十一章	181
第三十二章	190

第三十三章	198
第三十四章	206
第三十五章	212
第三十六章	217
第三十七章	224
第三十八章	239
第三十九章	248
第四十章	256
番外白头(易秋寒)	264



第一章

青蘼指上七弦音，承渊手中碧玉剑，琴音悠扬伴着剑意潇洒，在大珲嘉阳六年的春季里，留下了第一抹惊艳芬芳。这一年青蘼和承渊十一岁，而青芜方十岁。

青芜正为兄姐喝彩，却不想一旁庄妃也跟着附和。整个皇宫人尽皆知她七公主因为当年生母兰妃的死跟庄妃至今不和，因此哪怕有今上从中周旋，她也立刻沉了脸，在众目睽睽之下借口离席，却是承渊觉察到青芜神情异样，追上去询问。

一想起今上现在处处护着庄妃，青芜既无奈又气愤，她自个儿在宫道上一路走一路用不知哪儿捡来的树枝抽着地面生气道：“谁要你说话！谁要你做好人！打你！打你！”

说着说着，青芜心里的委屈就变成了眼泪，她一把丢了手里的树枝，直接蹲在地上抱膝哭了出来。

承渊到她身边正要开口劝说，青芜却直接扑到他怀里哭道：“父皇为什么要护着庄妃？如果不是她，当年母妃也不会看不见父皇最后一面而郁郁而终，我讨厌她，难道还错了吗？”

“这种话，在自己宫里说了就算了，何必在外头喧哗？”青蘼的声音从另一处传来，顿时让青芜止住了哭泣。

紫衣少女虽然年纪尚小，却已气韵成熟，她是三兄妹中最年长的，兰妃离世后，就由她暂代母职，处处照顾弟、妹。她本无意现身，但青芜说话委实不分场合，承渊又溺爱青芜而没有及时指正，她才不得不出来制止。这会儿看着青芜已经怯怯地躲去承渊身后，她也收敛了方才的严厉，道：“你要性子，要父皇如何收场？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到最后，所有人只会认为是皇家教女无方，不成体统，与庄妃没有任何关系。”

见青芜低头不说话，青蘼语重心长道：“青芜，你不是不明白，如今时局混乱，父皇要担心的事太多，难得有闲暇休息。以后若再对庄妃不满，你也不能当着父皇的面这样耍性子，于人于己都无益。”

虽然心里依旧不甘愿，青芜却还是咬着唇勉强点了点头。等青蘼离开，她闷闷



不乐地坐在石阶上，很久都不说话。

好在承渊一直陪着青芜，他深知这个妹妹心里对于兰妃之死的执念，母亲对于她的意义是至今最温暖的存在，但她却无法为兰妃完成生命结束之前最后的那个愿望，她因此记恨庄妃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长久的沉默之后，青芜忽然听见承渊说要带自己去马场。她是很喜欢那个地方的，但今上一直都不允许她前往，所以这会儿她犹豫着没敢应声。

承渊知她心中向往，便拉着青芜直接往马场去了，说万一今上怪罪，他会一力承担。青芜从小就由承渊庇护，对这个哥哥极为依赖，眼下听承渊做了保证，她便放心跟在承渊身边。

承渊见青芜笑了便知道她已然开心不少，这才劝道：“姐姐说得对，以后你要收敛些，有什么话就和我们说，不必给那些外人看笑话。”

“说到底，你们还不是怕丢人。”青芜不服气地转过视线，却已不像之前那样气愤，只是觉得在承渊面前还可以放肆一些，便故意说，“我就是讨厌庄妃，特别讨厌她。”

承渊拿她束手无策，笑道：“父皇把你惯得整个人阴晴不定，当心以后我和姐姐都不理你。”

青芜听了却不恼，反而笑吟吟地道：“不会的，谁都会离开我，哥哥一定不会丢下我的。”

承渊看她杏脸笑看特别可爱，就跟着笑了起来，这样走了一段，青芜已经从开始拉着他的手变成了抱着他的手臂，两人之间的亲密旁人一眼便知。只是他忽然想起些什么，想要将手臂从青芜怀里抽开。

青芜以为出了事，却仍不肯松手，又听承渊说今上过来了，她更不以为意地道：“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跟哥哥一起走，父皇来了都不能把咱俩分开。”

两人说话间今上果真现了身，承渊禀告了马场一事，今上思量之后点头应允。青芜为之大喜，却有内侍前来说有奏报刚到雨崇需今上亲自审阅，于是今上赶去御书房，只令承渊好好照顾青芜。

承渊为青芜精心选了一匹枣红小马，青芜还执意要他为座驾取名，然而不等承渊开口，就有今上在御书房昏倒的消息传来。

青芜匆忙之间从马上跳下崴了脚，承渊见她心急，背着她就离开了马场。两人赶到养心殿时，今上已经醒来，青芜拉着承渊就往内殿跑，全然不顾周遭已经到来多时的庄妃等人。

此时今上正靠着软枕歇息，青芜见状扑到床边问道：“父皇你怎么了？吓死我了。”

“太医说父皇是操劳过度，要好好休养。”青蘼道。

今上看青芜跛着脚进来，便问了情况，得知是她自己从马上跳下来时崴了，这会儿脚踝处还痛着，便立刻让人传了太医进来。

庄妃虽然见不得青芜仗着今上恩宠而目中无人，但眼见这小女娃自找苦吃也是不由暗中高兴。只是今上随后就只留下了青蘼一人，不要其他人陪驾，她虽对此颇有微词，却也不敢忤逆圣意，只好悻悻离去。

青蘼见今上有了动作，就上前为其立了立靠枕，又听今上问道：“是有心事？”

“短短的一个月，这已经是父皇第三次晕倒了。”青蘼忧心道。

“你倒是仔细。”今上为此欣慰，看着青蘼眉间愁云，他不由叹息道：“青蘼，你才十一岁，还是个孩子。”

“父皇也是少年早慧，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试期’了。”青蘼道。

“你是想说什么？”今上苦笑。

“请父皇好好休息。如今局势，哪怕要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青蘼诚恳，她即使没有如今上一样对大珲国情了如指掌，却也知道江山凋零，近乎分崩离析的局势。

国朝如今只剩下弹丸之地的残存，各地军政势力纷起，桑芷、印扬等外敌也乘机入侵，局面一片混乱，以雨崇为都的大珲朝，当真是在苟延残喘。

“朕何尝不知？祖宗留下的基业，不能断送在朕的手里。”今上悲叹，励精图治却收效甚微的无能为力已经教他身心俱疲，然而作为国朝君主，即使连半壁江山也已所剩无几，他也只能硬撑。

“父皇，其实诸位皇兄皇弟都很希望早日参政，辅助父皇。青蘼请求，如今这样的情况，‘试期’这个规矩就暂时废除吧。”青蘼恳求。

“你这是在为承渊做说客。”今上深知爱女心意，却也不为青蘼这个有违祖制的大胆提议而动怒。

“一母同胞，承渊想什么，我这个做姐姐的多少还知道些。但不仅仅是承渊，如果父皇说承渊还小，那二哥、四弟他们也都可以独当一面了，只是缺少‘试期’这个人朝参政的名头罢了。”青蘼道。

今上看着言辞恳切的少女，还没有长开的脸上和眉眼间却已经有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不知这该教他这个做父亲的欣喜还是忧虑。

今上思虑之后叹息道：“朕知道你有孝心。你的提议，朕会考虑的。先去看看青芜吧。”

青蘼起身，行礼道：“是。”

取消“试期”的旨意是今上在次日颁布的，尽管有人对此违背祖制之事颇有异议，但如今情势特殊，多数臣工还是不得不同意这一举动。

没了“试期”制约，皇子们都可以直接参与朝政议事，承渊因此更加勤勉，今上也



时常带他在身边，亲自教授各项事宜。

要学的东西多了，承渊自然就很少再去看望青芜。素来由兄长陪伴惯了的青芜忽然变成独自一人，身边纵然有侍者相随，却都不及承渊简单的一句话、一个轻微的笑容足够令她开怀。

日子过得百无聊赖，青芜天天闷闷不乐，最后，青蘼过来说要陪她一起去马场，这才让青芜稍稍舒心了一些。

今上过去并不让青蘼接触这些东西，青芜好奇地问起，青蘼也只说是今上恩典让她好陪着青芜。姐妹俩这样闲谈之间，见前边的射箭场里有人正在练习，便多看了两眼，这才看清楚是二皇子承捷和一个陌生的少年。

承捷见青芜跟青蘼过来，便与身边的少年笑道：“萧简，跟我去见识见识后宫一霸。”

青芜还没到练习场门口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这些日子学骑马，她最熟练的动作就是从马背上跳上跳下，不管承渊说多少次，她都改不了。

“二哥！”青芜兴奋地跑到承捷面前，才到承捷胸口的她抬头看着一身劲装的兄长，有些小喘，道：“在练箭？我第一次在这里看见你。”

“我可是看见你好几次了，有五弟陪着，你哪里还看得见别人。”承捷笑意深深。虽然青芜性子骄纵了一些，但承捷还是很喜欢眼前这个率直的她的。

“二哥。”青蘼不急不缓地过来，见到了承捷，也见到承捷身后谦逊却暗含锋芒的少年。

青芜初见这少年并不认识就问是谁，承捷说是禁军统领萧勤的儿子，萧简。

“萧勤？”青芜惊讶道，“就是那年银山狩猎，连父皇都连连赞叹的萧勤萧统领？”

见承捷点头，青芜顿时来了兴趣，继续道：“父皇说萧勤统领射箭的功夫非常了得，每箭必中。”一面说着，她一面踱步到了萧简身前，审视地看着初次见面的少年，问道：“你是萧勤统领的儿子，你也可以吗？”

“萧简恐怕未能有家父万一。”萧简谦逊地笑道。

承捷朗声笑说：“萧简啊萧简，你何必自谦成这样？来来来，马上射三箭给青芜瞧瞧，看看你是不是不及萧勤将军万一。”

萧简本想婉拒，然而青芜不由分说，已跑进了练习场，承捷与青蘼也一同跟了进去。他深觉无奈，只好取来三支羽箭。

“二哥，我们打赌吧。我赌萧简不能三箭都中靶心。”青芜自信地道。

“赌注是什么？”承捷问。

青芜冥思一阵，道：“如果萧简都中了，我就要他做我师父，教我射箭；如果不中，我就不要了。”

“横竖我都不会输，这赌好。”承捷欣然点头，回头看着默然的少年，玩笑道，“萧简，你自己看着办吧。”

萧简上箭拉弦，连中两箭，青芜看得连连拍手叫好。

萧简正取第三支箭，承捷笑着提醒道：“萧简，慎重考虑，青芜这丫头可不好伺候。”

“我哪里难伺候了！”青芜极不服气。

“我可没说难伺候。”承捷眉眼含笑看着青芜道。

然而，沉默的少年目光却落在同自己一样长久无言的青蘼身上。少女微笑，仿佛鼓励。而后他将羽箭架上弓，握着箭尾与弓弦，剑眉微蹙，慢慢将弓拉满，迟迟未发。

青芜依旧和承捷争论，萧简又一次转头去看静立的少女，而青蘼此时正看着和承捷吵嘴的青芜，眉眼温柔。

弓弦“嘣”的一声响，空中飞快地划过一支羽箭，最后准确无误地射中箭靶中心，比之前的两箭更要精确。

青芜当即欢快地叫了出来，围着萧简连声称赞。

“萧简啊萧简，谁的师父不好当，偏偏要找上青芜。”承捷摇头却仿佛很是满意这样的结果，看着颌首的少年，轻松玩笑。

面对青芜的欢呼，萧简却只回以惯例的微笑，而他眼里的紫色身影正与他有着同样的笑容，淡然轻柔。

“时间差不多了，回去吧，父皇和五弟他们还等着呢。”承捷说罢，遂与萧简一起离开了练习场。



第二章

有了萧简这个师父，青芜就暂且忘记了承渊因为忙碌而对她的疏忽，时常拉着青蘼一起去马场跟萧简见面。也正是在这样止乎于礼的相处中，三人的感情渐渐深了起来，而在萧简与青蘼之间也似乎正有某种情愫暗暗生长。

一日青芜正和青蘼从马场回来，发现有宫中侍者正在摆弄兰妃生前栽种的兰花。青芜对母亲的心爱之物一向重视，如今又见庄妃就站在不远处，料定了必然是庄妃让人鼓捣的，一时气愤，她立刻上前将人都拦了下来。

青芜在宫中的跋扈人尽皆知，因此一见到这七公主气势汹汹过来，侍者就吓得失手打翻了手里的花盆。青芜正要发怒，却见庄妃施施然地走过来，她便推开挡在跟前的侍者质问此时含笑的庄妃道：“是你叫她们做的？”

庄妃见青芜气得不轻，唇边笑意更是分明，却又假意责怪侍者道：“还不赶快清理干净。”

“是。”一众人畏畏缩缩地回道，立即上前收拾。

“滚开！”青芜盛怒，推开身旁的侍者就扬起手中的马鞭挥了下去。

尽管侍者手快拉开了庄妃，无奈青芜这一鞭来得委实突然，还是打在了庄妃手背上，顿时便留下了一条鲜明的红印子。

七公主无礼欺庄妃的消息就此传开。庄妃在今上面前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虽然嘴上说着青芜年幼只是一时冲动，然而一字一句都扎在今上耳畔，分明是逼着今上处置青芜。

青芜为此被召至圣驾前，今上要她当面向庄妃致歉。然而青芜不肯屈从，看着庄妃故作委屈的模样她更是恨得牙痒。如果不是承渊在旁边拦着，只怕她连今上当庭的训斥都未必能听完就会冲出庄妃寝宫。

青芜还没有完全理解庄妃身后的外戚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一向疼爱她的父皇竟然会为一鞭子而让她向庄妃低头。回到寝宫之后，她看着自己栽的那盆兰花，又想起了母亲在世时的样子。

兰妃离世的时候青芜只有六岁，但即使是在那样小的年纪，她也已经明白母亲抑郁而终的原因——生命走到最后却不能见到自己为之付出一生的男子，而当时那个人却在另外一个女人身边。

青芜不管那时的今上有多大的理由可以拒绝一个始终等候他的临终女子的请求，也不管日后今上如何补偿，或者他曾经多么在意自己的母亲，事后又有多少追思，对青芜而言，这些都弥补不了兰妃最后的遗憾。而今上对她的宠爱，在青芜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

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青芜并没有察觉到身后靠近的脚步声，一直到少年温柔的低唤响起，她才回头看见承渊就站在珠帘下，满目疼惜地看着她。

“哥哥！”青芜立刻扑到兄长身边，紧紧地抱着骨肉至亲，所有的酸楚都通过眼泪最直接地表现出来。

承渊轻轻搂着痛哭的青芜，柔声安慰道：“父皇并不是要那样说的。”

青芜只是抱着承渊不说话，埋首在兄长怀里呜呜地哭。

承渊扶住青芜的肩膀，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道：“知道你是为了母妃，我们三个人里最挂念母妃的就是你，但你那一鞭子挥得确实太冲动了……”

青芜推开承渊，一向对兄长信任的目光里顿时多了猜忌，道：“你是来做说客的？”

承渊静默地看着青芜，她的身边仿佛筑起了一道隐形的防卫，将她小小的身子包裹在其中，即使没有敌意，也明确拒绝了他接下去想要说的话。

“青芜，你听我说。”承渊上前。

青芜后退，毅然回绝道：“要我去给那个女人道歉？就算她现在去给母妃道歉，我也不会和她说对不起！”

青芜强硬的态度教承渊也无计可施，他从未见过幼妹这样强烈的恨意，即使过去私下她将对庄妃的不满表现得多么咬牙切齿，也没有一次是像如今这样想要将对方处以极刑的狠绝。

“放肆！”今上出现在承渊身后，依旧是那身龙袍，依旧是那眉眼，却没有往日的慈爱，“庄妃怎么说都是你的长辈。”

“一个害得我母妃连最后心愿都没能实现的女人，我为什么要当她是我的长辈！”青芜一丝一毫都没有退让，“那一鞭是轻的，如果可能我还要抽她更多鞭，我要抽到她体无完肤，看她怎么自恃貌美……”

青芜还未说完，就被今上狠狠地掴了一掌。清脆的一记响声，就像青芜当时抽庄妃那样突兀，教站在一旁的承渊目瞪口呆。

“从今天开始你在这里好好思过，一日不悔改就一日不许出门！也不许别人探看！是朕平日太惯着你，你看看你现在，长幼不分，全无礼数！”今上拂袖，道，“承渊，跟朕走。”



承渊看着青芜重新回到桌前将那盆兰花抱起，蜷坐在地上，眼泪滴落在兰叶上，却强迫着自己不发出哪怕一声的哭泣。这一刻女童的倔强和坚持，教他想要驻足，想留下陪在她的身边，然而今上威严的命令还是致使他不得不离开。这或许也是他们之间的无奈，即使他这样迫切地想帮青芜做什么，却也依旧无能为力。

一连几日，原本好动活泼的青芜都在自己的寝宫，闭门不出，除了日常服侍的侍者再没见过其他人。而所有接触了青芜的人也都发觉女童近来的沉默，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张扬，总是一个人坐在某个角落里，默默看着那盆兰花。

有时承渊或青蘼会偷偷过来，但都不曾打扰青芜，只是在珠帘外悄悄看着，再询问一些青芜的日常起居。司斛也会一五一十地回答，耐心听着来访者的嘱咐。

是日晚膳，司斛照常将准备好的东西送去给青芜，却意外发现房间里不见了青芜的身影，那盆兰花也不翼而飞。

青芜不见的消息立刻传到了今上那里。

“马上给朕去找！找不到，提头来见！”焦急的帝王当即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一时间，原本沉寂的皇宫变得忙碌起来，禁宫侍卫几乎全部出动寻找失踪的青芜，却依旧无所斩获，直到青蘼前来请求停止一切搜找工作，说是承渊已经知道了青芜的下落。

兰妃旧宫。

明月清光，一片萧瑟，过去灯火辉煌的宫殿如今这样寂寞冷清。自从兰妃过世之后，除了日常打扫的侍者和偶尔会偷偷跑来的他和青芜之外，承渊就几乎没见过其他人到过这里。

之前搜查的侍卫其实已经来这里找过，却没有发现青芜的身影，然而少年还是重新站在寂寥的宫殿前。

宫里人都知道即使这座殿宇人迹罕至，今上却依旧对此处甚为关注，一桌一椅都要保持兰妃在世时的样子，不可有损。所以，那些搜寻的侍卫并不会在这里有多大动作，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展获。

承渊独自走到当年兰妃的寝室，室内的布置一如当年，甚至空气中仿佛还漂浮着兰妃身上的香气，那是留存在少年记忆里的美好，也是终身不可能再重新把握的幸福。

兰妃放置衣物的柜子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承渊慢慢走到柜子前，伸手，打开。

蜷缩在阴影中的身影出现在少年眼前，承渊看着抱住兰花的青芜，眼底有每一次他在这里找到她时的悲伤。

兄妹间的凝望，如同每一次这样相见才有的充满了依恋的沉默，他轻声道：

“青芜。”

看着少年渐渐俯身在自己面前，青芜松开抱着的兰花，扑到承渊怀里，哭泣道：“哥哥。”

小小的身体在怀中啜泣，她从没哭得这样伤心，即使是在兰妃刚刚过世的时候——那时的她独自躲在这个柜子里，然后被他找到，她像现在这样抱着他哭，但都没有这样放肆。

承渊爱怜地抱着哀伤的青芜，柔声道：“出来，好不好？”

“我不要出去。”青芜摇头，自己极力止哭，道，“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会闷坏的。”承渊关心。

“哥哥以前会陪我的。”青芜睁大了依旧残留着泪光的双眼，期盼地看着愁苦的少年。

考虑之后，承渊点头，也钻进了柜子。

如今这柜子要容纳两个孩子显得有些拥挤，承渊抱着青芜，尽量给她留下足够的空间。只有门缝里一丝光线透进来，照在两个孩子的腿上，外面那样安静，而身边只有彼此的呼吸和可以互相感知的温度。

承渊记得，青芜第一次躲在这柜子里是在兰妃入殓的当夜。众人忙碌之后才发现一直最亲近兰妃的七公主不见了，当时的情景也像刚才那样，几乎整个皇宫的人手都在寻找，却是他，深夜不寐，从而听见了从柜子里传来的哭声。待打开柜门，终于让他发现已经哭红了眼的青芜。

或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兄妹两人的关系达到近乎无间的亲密，而这个柜子也成了只属于他们的秘密。青芜在被伤到觉得无法自我安慰的时候会一个人躲进来，但这样的情况已经很久都没有发生了，久到他一时间都没有想起还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只为他和青芜而存在。

“你怎么逃出来的？”承渊抱着已经安静下来的青芜问道。

“爬窗咯，垫着椅子、桌子爬出来的，还跌了一跤呢。”青芜说着，却带着几分自豪。

“你知不知道你把所有人都急坏了。”承渊低头，看着伏在自己身边的青芜。

“我只知道父皇为了那个女人打我。”青芜依旧愤愤，却有更多的委屈。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打的不光是庄妃，还有庄妃身后整个外戚氏族。”感觉到青芜对这些事的抵触，承渊却只是将又靠近自己的女童搂得紧了一些，继续道，“父皇不是对庄妃妥协，是对庄妃身后的外戚妥协。如果没有他们，大琿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青芜不说话，伏在承渊身边，像只倦极的小兽一样沉默地闭着眼。

“之前郭士仁送来文书说有意与大琿交好，下个月郭培枫就会来雨崇。郭士仁是目前最邻近雨崇的一股势力，如果与之敌对，将对我们百害无一利。但谁都不清楚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承渊倾吐着这几日来的忧思，最后才发现，青芜竟已经在自



己身边睡着了。

“青芜……”承渊又轻轻叫了几声，然而青芜却蜷在他身边没动。

少年无奈地笑了笑，伸手将柜门打开，小心翼翼地将青芜抱出了柜子。

青芜迷迷糊糊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口齿含糊道：“哥哥背我。”

青芜倦意未消的神色显得有些腼腆，承渊无奈，道：“那你先站好。”

青芜从承渊怀里下来，闭着眼摇摇晃晃地才站到地上就又要了重心倒下去，却不偏不倚就趴在承渊背上，已经没了意识。

承渊托起睡梦中的青芜，离开了兰妃旧宫。